

在文學研究 與文化研究之間

朱炎教授七秩壽慶論文集

李有成・王安琪 主編

文學
觀點
02

在文學研究 與文化研究之間

朱炎教授七秩壽慶論文集

李有成・王安琪 主編

在文學研究與文化研究之間：朱炎教授七秩壽慶論文集／李有成，王安琪主編——版，臺北市：書林，2006 [民 95]
面； 公分 —— (文學觀點；2)
含索引
ISBN 957-445-141-0 (平裝)

1. 西洋文學 — 論文，講詞等

870.7

95007171

文學觀點②

在文學研究與文化研究之間：朱炎教授七秩壽慶論文集

Between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Festschrift Presented to Professor Chu Yen in Honour of His Seventieth Birthday

主 編 李有成·王安琪
責任編輯 紀元文
執行編輯 張麗芳·胡貴鳳
出版者 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地 址 100 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 60 號三樓
電 話 02-23684938 · 23687226
傳 真 02-66329771 · 23636630
發行人 蘇正隆
出版經理 蘇恆隆
經銷事業 電話 02-23684938#118 · 129 傳真 02-66329770
學校業務 電話 02-23687226 · 04-23763799 · 07-2290300
郵 撥 15743873 · 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網 址 <http://www.bookman.com.tw>
排 版 柏羽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印 刷 凱立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經銷代理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 121 巷 28 號四樓
電話 02-27953656 (代表號) 傳真 02-27954100
出版日期 2006 年 6 月一版
定 價 360 元
I S B N 957-445-141-0

欲利用本書全部或部分內容者，須徵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同意或書面授權，請洽出版部。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

——代序

李有成

—

朱炎老師生於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六日，今年六月六日適逢朱老師七十歲壽辰。去年我參加教育部的大學校務評鑑工作，五月間到逢甲大學參訪時，王安琪告訴我，老師的七十歲壽辰將屆，我們應該想想如何為老師祝壽。安琪心細，若非她提醒，我大概不會想到老師已經七十高壽了。

不久之後書林出版有限公司的劉森雨先生邀約餐敘，在座的除了安琪和我之外，還有陳玲華、劉森堯、紀元文，以及初次見面的高徵榮先生等，大家覺得比較妥當的做法還是應該循學術界的傳統，以出版學術論文集為朱老師祝壽。當下即決定論文集的大略字數，並以老師教過的學生為主要邀稿對象，由安琪、玲華及元文分頭邀稿，元文並負責後續的聯絡，我則擔任最後的編輯工作。我們的本意很單純，希望出版一本水準不錯的學術論文集，獻給朱老師作為壽禮，如果還能夠在書市中流通，並因此而嘉惠年輕學子，則是另一種收穫。大家同時約定，這件事絕不可讓朱老師知道，因為依老師的個性，若他事先知道了，大概是不可能同意的。

邀稿的工作相當順利。這期間朱老師因骨傷在家休養，我和安琪曾幾次分別前往探望，對祝壽論文集的事則是隻言未提。大概一、兩

個月後，有一天下午我正在辦公室忙碌，忽然接到朱師母的電話，說老師已經知道有關祝壽論文集的事，期期以爲不可，要我們務必取消這個計畫。師母說老師要跟我講電話，我則表示改天去看老師再談這件事。我手上握著電話，腦子裏卻閃現著老師舉步維艱的樣子。老師骨傷未癒，最忌走動，即使以輪椅代步，上下輪椅也很辛苦，若稍有閃失，可能舊傷復發。這是我內心萬分不忍的。

老師在電話中自謙不夠資格讓大家爲他出版論文集，勞師動眾更是有違他一向的行事風格，當然他還提到其他理由，不過似乎沒有一個可以說服我。我不願老師忍著疼痛繼續講下去，只表示論文集的事以後再說。放下電話後我癱坐在椅子上，望著眼前那排書架上的書思潮洶湧：老師個性耿介而抱誠守真，最不喜歡給任何人增添麻煩，這件事讓他知道了，當然會增加他心中的負擔。

我隨即請何文敬和紀元文到辦公室來商量，大家都認爲應該辦下去，但最好要取得朱老師同意。第二天早上我掛了個電話給遠在柏克萊做研究的單德興。德興也持同樣的看法。後來我給安琪寫了封電子郵件，告訴她這件事；安琪說朱師母也跟她說了，她會負責說服朱老師——即使耍賴也在所不惜。過兩天高天恩打電話來，我順便聊起這件事；天恩堅決表示不能就此放棄，甚至說日後老師若有意見，一切由他負責到底。天恩還要我把這些始末誌於序言中，以爲籌編此論文集過程的插曲。其實我心中早有衡量，即使老師不同意，這本論文集還是會按預定計畫出版的。因此事後我雖曾多次去看朱老師，但始終未曾開口提起論文集的事。至於安琪如何說服，或者是否真的說服朱老師了，我至今也未去追問。

我寫下這段插曲只是要說明，出版這本論文集確實蘊含著誠摯的師生之情與同門之誼；世事紛擾，斯文委地，對我們來說，這份情誼彌足珍貴。

二

在我們心目中，朱老師是經師人師，當然擔當得起這麼一本壽慶論文集。老師在學術行政上歷任要職，其建樹與影響無須我在這裏置喙。在學術研究與教學實踐方面，國立臺灣大學在推薦他擔任名譽教授時曾經有以下的說明：

他的研究範圍多以現代美國文學為主，尤其關懷的是當代社會變遷所造成的人心惶惶。他擅長分析文化衝擊對家庭倫理的深遠影響，他的學術研究貢獻就在於促使西洋文學教學跨越文化疆界而深入學子內心，當代文壇巨匠如海明威、福克納、厄卜代克等都在他筆下成為雅俗共賞的現代先知，啓迪眾多學子的靈感。朱教授博學多覽，研究範圍廣泛深精，在臺大教授過的課程豐富而多樣，不論是在大學部或碩博士班都極受學生歡迎，……外文系及研究所有很多學生深受其感召，追隨朱教授深入研究美國文學或受其指導撰寫碩博士論文，如今這些學生們也學有專長，成為各大學外文系的師資。

這些話具體而平實，已足堪總結朱老師在教學與研究方面的重要貢獻。朱老師向來重視文字，我們常說老師的文字是鏤刻出來的，即使學術著作也不例外。這些著作不僅用字力求精確，筆下亦且深帶感情，字裏行間更是充滿入世關懷，是理想的倫理或道德批評。這些著作也展現了文學在激發人的自我認識與自我救贖方面所扮演的關鍵性角色。文學的功能顯然不限於陶冶性情、變換氣質，或者為某些人增添所謂人文素養而已；朱老師重視的還是文學的倫理與道德價值及其淑世功能。

朱老師無疑是一位人文主義者，不僅他過去數十年的事業領域

——包括教學、研究及學術行政——與人文學密切相關，他的主要著述所一再展示的是他對人、人性與人倫的終極關懷。《論語》有謂：「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可以概括我們傳統人文學的主要內容與功能。最近重讀朱老師的若干學術著作，我粗淺的體會是，老師的根本人文關懷其實與傳統的人文要求是若合符節的。在一個日趨狹隘褊小的政治與文化環境中，朱老師筆下的西方人文，用今天流行的話說，就仿如一個他者（the other），不只映照，甚至促使我們了解乃至於反省我們的自我。

朱老師在創作上的成就也值得一提。由於少小離家，在兵荒馬亂中顛沛流離，成長的過程備極艱辛，這些經歷與體驗後來化為他的創作泉源，以不同面貌融入他的創作之中，因此我們在他的小說與散文中隱約可以感受到那種失根之苦與家國之痛。杜甫詩〈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云：「與余問答既有以，感時撫事增惋傷」，我以為一語道盡朱老師創作時的整個胸臆，而「常懷千歲憂」的那種生命感悟始終是他的許多創作永恆復現的主題。朱老師還為年輕朋友寫了不少情理兼具、文質相稱的勵志散文，以自身對生活的歷練、對人生的體認，跟年輕朋友談心說理，娓娓道來，既情中有理，又融理於情，反映的是他一向對年輕朋友的關心與愛護。《古蘭經》上說，「一句良言，好比一棵優良的樹，其根柢是深固的，其枝條高聳入雲，憑主的許可，按時結果。」朱老師這些勵志散文，正中平和，溫馨懇切，充滿了期待與希望；其中雋語良言，平易而近人，儼然一棵棵的樹，是人生曠野中的標竿，為青少年引領方向，指點迷津。我猜想這些年來在我們社會中的許多角落，一定有不少青少年以朱老師的良言雋語自我砥礪，奮發向上。

我們敬愛朱老師，不純然因為他在學術和創作上的令聞廣譽。更重要的是，老師是以其光風霽月的身教與言教啟發了一代代的學生。三、四十年來，朱老師位於舟山路——現在已經改屬基隆路，但我還是習慣叫舟山路——巷子裏的臺大宿舍可以說「門雖設而常開」。我

們這些學生，不少從青年而中年而壯年，甚至兩鬢漸白，微入老年，三、四十年來在老師的宿舍進進出出，從來不覺得有什麼拘束。有時候久未見面的同學竟會在老師的宿舍碰面。老師的宿舍質樸簡潔，印象中除了門牆上曾經換了隻我家孩子所謂的咕咕鐘外，數十年來幾乎沒有什麼改變。「衡門之下，可以棲遲」，《詩經》中的描述，想來大抵如此。而朱師母忙進忙出的景象，數十年來也一樣沒有什麼改變。老師與師母鶼鶼情深，我們當學生的常說，老師身邊虧得有師母，才能夠做那麼多事，寫那麼多書。而老師對學生的愛護與照顧，師母的慷慨大方與無怨無尤無疑是背後最大的支柱。

這些年來每次去看老師和師母，離開時他們幾無例外會把我送到門口，全家人去時甚至還會陪我們走一段路，一直走到舟山路。有幾次離去時回頭看朱老師，我不期然想起《論語》上的話：「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年輕時這些話背誦如流，只不過當時似懂非懂，體會不深；最近幾年年歲日增，涉世稍深，我終於漸能體悟。「末由也已」似乎暗示不是人人可以學得來或做得到的，可是老師做起來卻是那麼自然，一切彷彿理所當然。

三

這本論文集共收十四篇論文與一篇訪談錄，撰稿者除少數一、二位外，都是朱老師過去教過的學生，目前任職於各大學或研究機構。這些論文議題繁複，方法多元，或多或少可以反映臺灣外文學界當前的若干關懷與研究方向。正因為這些論文的涵蓋面甚廣，我們決定將這本論文集取名為《在文學研究與文化研究之間》，以示其多樣性與異質性。當初邀稿時就未設定範圍，完全尊重各撰稿者的學術專業，目的當然希望能做到兼容並蓄，讓撰稿者自由揮灑，一展所長。

就範疇而論，這些論文既有理論的探索，也有文本的分析，更有

研究成果的檢討與反省；所涉及的文本類型更包含了詩、小說、自傳、電影、論述、訪談錄等。我們依論文性質稍加分類，將來稿粗納為五輯；這樣的分輯容或武斷，目的主要也是為了方便閱讀而已。本論文集以一九九一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南非作家娜汀·葛蒂瑪的訪談錄開始，這應該是娜汀·葛蒂瑪第一次接受我們的學者深入訪談，彌足珍貴；論文集最後以剖析朱老師的美國文學研究作為總結，尤其具有意義；其他的論文也各有特色，稱得上眾聲喧唱，多音複調。就一本壽慶論文集而言，確實是相當理想的結合。

這本論文集能夠按計畫順利出版要感謝的人很多。各撰稿人熱烈共襄盛舉，全力配合；王安琪、陳玲華及紀元文細心規劃，熱心邀稿；胡貴鳳小姐協助統一論文格式；書林蘇正隆董事長、劉森雨總經理與蘇恆隆經理鼎力支持；編輯部的張麗芳小姐與其他同仁費心編校工作，隆情厚誼，令人感動，只能誌此以表謝意。

子曰：「智者樂，仁者壽。」謹以此論文集與老師壽。

民國九十五年三月一日於中央研究院

目 錄

李有成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	
	——代序	i

第一輯

高天恩	娜汀·葛蒂瑪訪談錄	1
-----	-----------	---

第二輯

陳玲華	劇作家之爭：《莎翁情史》再探	17
蔣筱珍	《尤瑞妮雅》中的眾聲喧嘩	37
馮品佳	女性讀寫／讀寫女性：女性志異小說與 《科學怪人》	55
陳英輝	城鄉意識：威廉士早期文化理論的「感情結構」	93

第三輯

王安琪	厄卜代克兔子系列小說中的美國夢	123
蔡振興	史耐德、寒山詩與文化翻譯	143
李有成	地理、踰越政治與蓋茲的《有色人種》	167
劉建基	全球化時代的移民認同議題：論《偶然 生為亞裔人》	189

第四輯

- 廖朝陽 《無言的山丘》：土地經驗與民族空間 203
- 廖咸浩 「只可」哥哥，「害得」弟弟：《迷園》與〈第
凡內早餐〉對身分「國族（主義）化」的商榷 221
- 簡政珍 詩既「是」也「不是」 247

第五輯

- 紀元文 臺灣的非裔美國文學研究 271
- 單德興 臺灣的華裔美國文學研究：回顧與展望 331
- 何文敬 探道索藝，「情繫文心」：朱炎教授的美國文學
研究 349

附錄

- 王安琪 朱炎教授簡介 379
- 王安琪 師道得以傳承
——後記 385

作者簡介³⁸⁹

索引 395

娜汀·葛蒂瑪訪談錄

高天恩*

前言

第六十九屆國際筆會於二〇〇三年十一月二十二至二十八日在墨西哥市 Hotel Fiesta Americana Reforma 舉行年會。大會主題：「文化歧異與言論自由」。主辦單位特別安排一九九一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南非小說家娜汀·葛蒂瑪（Nadine Gordimer, 1923 ~ ）在她八十歲生日的前夕來到墨西哥，為筆會年會作主題演說。緊接著是文學討論，八、九位引言人端坐臺上，包括坐在她左邊、即將卸任的國際筆會會長阿里西斯（Homero Aridjis）——言談舉止酷似洗髮精推銷員，以及坐在她右手邊的秘魯名作家由薩（Mario Vargas

* 一九六五年，朱炎老師在臺大外文系教我大一英文，他年方廿九，我十八。一九七〇年，在臺大外研所碩士班修朱老師的海明威專題。一九七三年夏天赴夏威夷大學進修，朱老師借給我一筆錢，說不必還。幾年後還錢，他好不驚訝，說：「過去借錢給人，大多是有去無回的啊。」以後二、三十年同在臺大任教，朱老師是恩師，是同事，是兄長，是可以一起陶然忘機的歌朋酒友，是令我由衷敬愛的一條鐵錚錚漢子，也是令人心疼、甚至有時令人冒火的一位完全不會疼惜自己的性情中人。近年來，在中華民國筆會，追隨朱老師到國外出席國際筆會年會，北到莫斯科，南到墨西哥，看到朱老師雖然健康欠佳，依然老驥伏櫪，內心既敬佩又不忍。我心中經常暗暗祝禱朱老師今後能漸漸少一些「孤臣孽子、憂國憂民」的情懷，多三分「深入經藏、智慧如海」的決心。我有個心願，就是今後能化決心為行動，陪老師少喝兩杯酒，多念幾卷經，練練氣，打打坐，並且敦促老師再提筆多寫一些傳世之作。

Llosa)——曾任國會議長，果然派頭十足、辯才無礙。安詳坐在兩人中間的她，嬌小單薄，少言寡語，但卻雍容優雅，像一尊智悲具足的菩薩。會後，在大廳，只見她被幾十位「粉絲」和十幾位媒體記者團團圍住，鎂光燈閃個沒完。我望望然而去，心想：不干我的事，距離太遙遠了。

沒想到兩天後峰迴路轉，流亡美國的中國大陸作家貝嶺主動邀我去共同訪問葛蒂瑪。幾年前他以「非法出版境外文學」罪繫獄北京，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曾邀葛蒂瑪等文壇重鎮聯名向中共要求放人，兩人因此有些私交。於是在十一月二十八日星期五上午十點，我與貝嶺依約乘電梯到了旅館的十八樓，兩分鐘後葛蒂瑪也親自從主辦單位為她特別安排的二十三樓住處搭電梯下來，再接我們乘電梯回到二十三樓，親手以她的塑膠卡片鑰匙刷開兩重關卡，於是三人進入她自稱具有 maximum security、外人不得其門而入的寬大客廳。貝嶺與我之前已經商量好，各自分別從不同角度與她對談，將來分別整理好錄音帶，徵得她同意後，可以連同其他一些資料——包括新譯數篇她的小說——找個文學雜誌出專輯。葛蒂瑪說她跟貝嶺較熟，因此讓我先提問。沒想到話匣子一開，她談興極濃，思緒清晰，反應敏銳，侃侃而談，而且經常主動發揮，一口氣談了四、五十分鐘，並攝影留念。接著由貝嶺提問，我幫腔。

次日，大會已經結束，各國代表紛紛準備賦歸。中華民國筆會四人代表團——會長朱炎教授、名詩人痾弦、臺大外文系張淑英教授與我——共同邀請葛蒂瑪在旅館附近一家小型的中國餐館吃中飯，貝嶺作陪。席間，朱炎教授以他特有的真情與熱誠溶化了葛蒂瑪，老太太甚至表示健康許可的話她願意考慮應邀訪臺。可惜一拖就是兩年，那個專輯的計畫一如我其他一些計畫，都還在「前帳未清、新債又起」的情況下懸在那兒——直到接到有成兄的電話，提及出論文集為朱炎老師慶祝七十壽誕事宜，一言驚醒夢中人：啊，把訪談錄整理出來，不就是一份現成的賀禮嗎？



娜汀·葛蒂瑪與朱炎教授合照，2003 年。

中華民國筆會提供。



娜汀·葛蒂瑪接受高天恩教授訪談，2003 年。

中華民國筆會提供。

高：可否容許我從您最新出版的短篇小說集《掠奪，及其他短篇》（*Loot and Other Stories*）談起？在這本書中，似乎可以清楚地察覺您無論是在技巧或主題上都轉了一個新方向。例如，在首篇〈掠奪〉這個與書同名的故事裡，您使用了諷喻（*allegory*），在〈輪迴〉（“*Karma*”）那個八十多頁長的小說裡，甚至還有濃濃的寓言（*parable*）成份。因此我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您是否在刻意地轉向，從您多年來最擅長的主題——種族主義（*racism*），種族隔離（*apartheid*），「英雄的故鄉」等等……？目前您是否正從地方性轉向全球性，從歷史意識及社會現實走向心靈現實，靈性的深處……？我不敢確定——我極不願拿現成的標籤硬往您的作品上套——

葛：諒你也套不上。大家都知道，如果你熟悉我的寫作生涯——我寫過二十三本書。每本都不相同。對我而言，每一個主題，一開始你必須傾聽它的聲音。它將以第一人稱出現嗎？那個第一人稱是男是女？一個中年人？一個小孩？一個青少年？故事將發生在種族隔離時期，還是在歷史的目前這一刻？我不會以現在向你說明的方式貼近這個故事。我是正在向我自己講故事。我正在仔細聽，以我自己的聲音，在我腦海中。因此在某一本書中最恰當的聲音，對下一本書來說就不恰當。比方說，我寫過的最抒情的一部小說——我不知道你讀過沒有——就是《生態保護者》（*The Conservationist*），沒錯，那是我最抒情的一本書。對《生態保護者》這本小說而言，聲音恰到好處，手法恰到好處，技巧也恰到好處。它同時也極具象徵意味，極富想像力，讀者僅僅藉著小說的氣氛就應體悟到許多意涵。但我另一本極為政治性的小說——《博格的女兒》（*Burger's Daughter*）——它就……我就不可能以同樣的方式寫出。換句話說，有一些你以為是在種族隔離體制結束之後才發生的事物，其實是一直在進行中的，隨著我的生活，隨著我周遭環境

的改變，以及我對環境改變的反應。因此，所謂我開始轉而運用新的技巧云云，是不成其為問題的。從頭至今，我使用過各種不同的技巧。我處理的主題拓寬了，或者改變了，是因為我的生活方式，我的周遭環境，我的社會脈絡，我所呼吸的空氣，以及跟我一同生活的人們，……都變得不一樣了。這一切很自然地反映在我的作品。但那並非刻意的改變，彷彿在宣告種族隔離終於煙消雲散了，事實並非如此。

高：但是批評家們通常還滿喜歡作這種論述的，不是嗎？

葛：是啊，這樣他們就省事了。使用「後種族隔離小說」（the post-apartheid novel）這種概念，彷彿在說種族隔離就是我一向的主題！我的主題在過去一向是人。我的主題至今仍然以人為依歸。的確，人們會遭受各種衝擊，東搖西盪……你知道，你可以箝制他們，他們的價值觀念，甚至，試想一下，如果任何一個人，連他生命中最私密的部分，連他的性生活都被種族隔離體制掌控——比如說，如果你愛上了一個不同種族的人，命運會如何？

高：《偶遇》（*The Pickup*）？

葛：不，《偶遇》屬於後種族隔離時代。《偶遇》完全未碰觸到我前面說的主題，因為那個女孩不必隱藏她和那個年輕人的戀情。他只不過是個非法移民，但隔天她依然可以找個黑人去談戀愛。現在你到南非去，隨時可能在公園裡看到白種女性和男性的黑人躺在草地上親吻調情，很正常。因此，《偶遇》和種族隔離無關。但我要談的是，姑且不提有沒有愛情，就算只發生過一次性行為，跨越了膚色的界限，就是滔天大罪。你無法想像那是多麼的驚天動地。我有一個很好的朋友，由於我要告訴你的事情涉及私密，我不便提她的姓名。她是個著名的瑞典作家。她來到南非，我之前在瑞典見過她，我們有個共同的出版商。我幫她找了公寓，她也渴望體驗另一個國度的生活。當

然她也進入我們的生活圈子，包括我的，和我先生的。我朋友中有一個年輕人，非洲國族議會（the 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青年運動中的佼佼者，進出牢獄、進出拘留所如家常便飯的那一種人。在某個耶誕晚宴或是耶誕前夕的晚宴，我忘了是哪一個，每個人都喝了點酒，也玩得很痛快。她開始和這個年輕人展開一段情。而他當然早就經常被當局跟監，爲了要找出和他政治上有關係的是哪些人。因此，你能想像他們這些人半夜破門而入，發現他倆相擁而眠……？我不知道怎麼跟你說，實在太齷齪了。他們連夜把她帶往地方醫院找個軍醫官爲她體檢，看看是否有精液殘留體內。我必須告訴你這些細節才能讓你體會那種情境。接踵而來的就是一樁風化法案（Immorality Act）的官司，當然瑞典大使館介入了，但是他們也對她火冒三丈，把她帶上飛機並且立刻遣送回國。因此這個起訴他的案子就不成立了，因爲她已經不在那兒。法律就是以這種方式來壓迫個人生活——包括人們最私密的部分，更不必提其他的了。舉例來說，每次我的黑人同胞們在我的家裡，我們一起喝個酒，我就犯法了。你就不准拿杯啤酒給黑人，情形真的就是那樣。當然，我書中的人物反映了那段時期的那種生活。而從一九九四年以後我所寫的作品，或者甚至更早之前，隨著情況逐漸轉變，我的作品當然反映了人們不同的生活面貌。

高：從另一方面來說，您的近作《掠奪，及其他短篇》似乎顯示您對潛意識更有興趣。我們且從〈輪迴〉開始談。因爲我本身是亞裔，我很好奇您對亞洲文化有哪些一般性的認知，尤其是有關亞洲精神性靈的傳統？因爲〈輪迴〉顯然和印度教或佛教有關。

葛：當然有關。

高：那麼，舉例來說，在〈輪迴〉那個故事裡，您用一個在「陰陽